

书斋夜话

黄县那些以“泊”为名的村

王东超

“泊”同“洿”，读作 pò，浅水貌。浅水易停，故“泊”引申为停船靠岸，读作 bó。如杜甫《绝句》：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浅水色白，故“泊”又引申指水白貌。

“泊”由停船靠岸又引申指栖止、停留、停放，如泊车、泊地、泊位、漂泊、栖泊，又引申指淡泊、恬静。

“泊”读 pō 时，指湖泽，如湖泊、罗布泊、梁山泊。凡从“泊”取义的字皆与浅水等义有关。

“泊”还有一个义项，指平地、平原。这个义项在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语大词典》《辞海》《辞源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等辞书中均未出现，但在地方志书中存有些许记载。1935年《莱阳县志·方言》：“丘陵曰埠（本字为阜），平原曰泊，下隰曰洼，近水曰滩。”峻青《秋色赋·夜宿灵山》：“这就是灵山的年青一代的民兵，他们刚从东面海滨参加军事演习回来，现在又到泊里收割谷子去了。”

黄县话里这样的用法不少，“上泊”是上地干活，“上山”指到山上拾草、剜野菜等，两者还是有点区别的。“看泊”指看护庄稼，“看山”指看护山上的果树林木，二者亦有所区别。

“泊地”指地势平坦的地，常与“埧地”作对比，比如：泊地怕涝不怕旱，埧地怕旱不怕涝。“荒野泊”泛指野外荒凉僻静的地方，比如：你下夜班一个人走，荒野泊嘞，看省儿遇上短道嘞。“一马平泊”和“一马平川”意思差不多，都是指能够纵马疾驰的平地。老黄县有句俗语，“家里做好饭，泊里不用看”，意思是雇人做工时，你做的吃食好，做工的人也会努力做活。这是“两好恰一好”的事。还有一种版本的《数九歌》最后一九是“九九八十一，家里做饭泊里吃”，意即已经春耕大忙了，得往泊里送饭了。

“泊”在胶辽官话中，还常作地名用字，多用作平原地带的村庄名，如牟平以“泊”字命名的村庄有马家泊、姜家泊等；栖霞有蛇窝泊、唐家泊等；福山有八角泊子等。据统计，“泊”字在山东地名中出现约400次，青岛、烟台、威海、潍坊占了绝大多数，说明“泊”是胶辽官话地名用字。

黄县话中“泊”读作 pè，也有不少村子以“泊”为村名。据《龙口市村庄志》载，

徐福街道西南泊村是“因村东北制高点——天尊埠屯（现在羊岚镇的小屯村）的西南坡上，崔姓先人在此种菜谋生，所以村名定为西南泊”；草泊村是“由于北面是一片荒沙野草，故取名草泊村”。东莱街道菜园泊村“传说明朝末年，颜、范两姓在此地为范阁老种菜园。其后发展成村，取名菜园泊”。后人为图吉利，改名“财源泊”。按这个思路，梁山好汉“菜园子”张青得改名“财源子”了。

新嘉街道后埠栏泊子村“后因村落地势偏洼，村北大湾常年有水，形似水泊，便依‘不栏，撒羊、圈羊’等神话故事所述，取村名为后不栏泊子村，此后又因后栾等村均以村前之埠定方位，故又易名为‘后埠栏泊子村’”。海岱镇（今归入龙港街道）泊子张家村“村与大泊子村、泊王村一带南部为丘陵地带，此处地势低洼，下大雨易积水，故有泊子之名”；泊子王家村“因邻近大泊子村建村，得名泊子王家村”。北马镇唐家泊村“很早以前，一王氏家族从云南迁来建村，因村南是一片水湾芦塘，故取名为‘塘水泊’。唐王东征时，曾在此塘饮马休歇，后来更名为‘唐家泊村’”。芦头镇中心泊村“以村东土冢子命名为‘青冢泊’。到同治年间，在土冢子内挖出块石板，上面刻着：东至蓬莱交界45华里，西至招远老界河45华里，南至招远边界25华里，北至海岸25华里，位于黄县中心。故以此取名为中心泊村”；泊子村“因村的西南、北马南河的东岸有一片洼地，古时雨多水泛，湖沼水泊一般，故取名泊子村”。东江街道邢家泊“邢家泊原名穆家泊，穆姓是占山户，后邢氏从南邢家和寒亭搬来，穆氏日衰，邢氏日盛，故改名邢家泊”。兰高镇洽泊村“因村坐落在一沙丘南坡上，故取名‘下坡’村。后来，人们认为此名不吉利，意味着走下坡路，而据谐音更名‘洽泊’”。黄山馆镇大泊子村“因村西有一水泊，取名大泊子村”。

这些村名中的“泊”应与水泊无关，而应该与坐落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带有关。山地丘陵多的大陈家镇（现归入北马镇）、下丁家镇、二甲镇、田家镇（现归入七甲镇）、石良镇、文基镇、丰仪镇（现归入石良镇）等均无以“泊”为名的村子，是其佐证。

往事如昨

梧桐花开思故人

衣英武

又是一年春风来，大院的梧桐树结满了紫色的花，像是挂在枝头的风铃，随风飘动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枝头上残留的果子，宛若一串串褐色的铜铃飒飒作响。俯身捡起地上的梧桐花，思绪万千，不由想起老屋门前的那棵梧桐树，想起我的父亲来。

印象里，老屋门前有棵很大的梧桐树，那是父亲栽下的。每年四月，梧桐树上都会挂满紫色的梧桐花，姐姐和邻居的女孩子们会捡了梧桐花插在发间，我一个男孩子会模仿姐姐把梧桐花别在耳朵上招摇过市。

可能梧桐树长得快易成材，父亲对梧桐树情有独钟。我家的菜园在南山脚下，父亲在菜园边随手栽下七八棵梧桐树，不曾想，梧桐树疯长，树干笔挺，几年光景就已成材。

恰逢外地老客到村里买梧桐树，一眼就相中了这几棵树，且出价不菲。父亲找来大锯，让邻居帮忙割树，母亲忙着收拾锯下来的枝条，我则忙着寻铜铃一样的果子，使劲地摇晃着，发出清脆的“飒飒”声，兴奋地在父亲和母亲间穿梭。

费了好大周折，这七八棵梧桐树总算是全部锯倒，父亲当时也就四十多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，农村什么都缺，就不缺力气，父亲把梧桐树抬到拖拉机上后，便坐下来跟老客算账，母亲继续收拾散落的梧桐枝。

不一会儿，父亲拿着一沓“大团结”走到母亲面前，悄声对母亲说：我怎么觉得算错账了，好像多给钱了……

母亲瞅了父亲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自古买的没有卖的精，人家是买卖人怎么会多给钱了？

父亲曾经做过老师，又一直在生产队当会计，母亲也读过书，脑瓜子精明得很，二人算来算去确实多给了二十多块钱。

在当时那个年代，猪肉才四五角钱，二十多块钱确实不是个小数目。母亲给父亲递了个眼色，小声道：“咱又不是抢的，是他多给的，不用管……”母亲一边说，一边偷偷瞟拖拉机旁的老客。

正犹豫间，老客上了拖拉机，扯着嗓子跟父亲道别，父亲突然叫住了老客：“师傅等会走，账可能算错了……”

老客极不情愿地从拖拉机上跳下来，颇不耐烦地对父亲说：“我做买卖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算错过！”

老客本认为是少给钱了，没想到是多付钱了，几番耳语后，老客接过钱，涨红了脸，握着父亲的手千恩万谢，并拿出五块钱给父亲算作答谢，父亲婉言谢绝。老客走了之后，母亲埋怨父亲，父亲嘿嘿一笑：“他这一趟买卖也挣不上二十块钱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是咱的钱花了心里也不踏实。”

初尝甜头的父亲，又在新房院子里栽下十多棵梧桐树，准备再发一笔小财。新房是给哥哥留作结婚用的，双胞胎哥哥考上大学以后，新房暂时空置，父亲就在院子里栽上了梧桐树。

梧桐树长势喜人，一年后已经有胳膊粗了，十多棵梧桐树像是雨后春笋，树干遒直，直蹿云霄。每天早晨起来，父亲都要去新房院子里瞅两眼，看着一天长大的梧桐树，父亲的心里乐开了花。

头天晚上刚刚下过了雨，第二天早上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去看了新房。以前父亲去溜一圈就回来，这次却迟迟没有回来，我们谁也没有当回事。过了好久，父亲终于回来了，面色苍白，神色凝重，在灶间不停地走来走去。母亲似乎看出了父亲的异样，从被窝里爬起来，追问究竟。

父亲不断地唉声叹气，欲言欲止。在母亲的再三逼问下，父亲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昨天晚上趁着下雨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偷偷溜进我家新房院子，用镰刀把梧桐树全部刮了皮。

母亲听罢暴怒，从炕上跳下来，边骂边要去报警。父亲拽着母亲的胳膊苦苦哀求：“别报了，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查出来又能怎样？一个村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……”

刮了皮的梧桐树是成不了材的，父亲悄无声息地伐掉了梧桐树，又在院子里种上菜，这件事就像

压根没发生一样。

事情过去三四年了，有一天母亲去了娘家，我和父亲坐在炕上吃饭，街门门栓响了，街坊辈的一个哥哥提着一瓶牟平白干和一包桃酥进来了。

走进里屋，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低着头满脸内疚地对父亲说：“三叔，当年那些梧桐树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父亲摆摆手：“什么都不要说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！”

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还还原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，他到了娶亲年龄却一直没人说媒，心情不好，干活也吊儿郎当，年底评工分的时候，只评了7分。父亲是队委会的，他心里一直怨恨着父亲，在别人的怂恿下，喝了酒之后，趁着下雨，半夜翻墙头进去，把院子里的梧桐树全部刮了皮……

后来他与队长一起喝酒，队长醉酒后告诉他，是父亲一直主张给十分，这样他就不会自暴自弃，也就能说上个媳妇了。第二年年底，父亲力荐，他终于评上十分，也娶了媳妇生了娃。

得知真相后，他内疚不已，一直想登门致歉，但害怕母亲，总未成行。这次看到母亲回了娘家，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我家的门……

末了他对父亲说：“三叔，如果你当初报了公安，我这辈子就完了，你会想到是我干的吗？”

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幽幽地说：“我早知道是你小子干的，墙头下面的脚印很清晰，第二天出工的时候，我看到跟你的脚印一模一样……”

最后父亲让他带走酒和桃酥，他执意不肯，父亲说：“回头让你三婶看到了这些东西还不剥了你的皮？这件事就翻篇了，回去以后要做个好人，给孩子做个榜样。”

2015年父亲离世，街坊哥哥跪在父亲灵前痛哭流涕，行三拜九叩大礼为父亲送行。

老屋门前的梧桐树还在，可是父亲已经远去，紫色的梧桐花挂满枝头，这是父亲留在世上最后的芳香，铜铃一样的果子随风飘荡，仿佛在述说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。

